



2 女孩间的暗战

那就是16岁的小小。她和韶文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，称韶文为哥哥。

虽然只是一个小丫头，可是不知为什么却让我非常不安，是的，有人一眼就会让你有威胁感。韶文说人家已经是高二学生了，明年就考大学了。小小摇晃着脑袋，还特别夸张地倚在韶文身上，韶文自是感觉到了，他侧了侧身，说来端菜。

那天小小“送”我们。先是送到车站再送上车再到学校。然后她拉了韶文的手说，韶文哥哥，你送我回去。我注意到小小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瞟向我的，眼神里是那种熟悉的警惕。我的心沉下去。

那天韶文回来时已经很晚了，打电话给我，我沉默。他说生气了？怎么生一个小丫头的气呢？她不过是个小孩子。

一年后，17岁的“小孩子”考进了我们学校。从此她更加像影子一样跟着我和韶文，看电影吃饭逛街，永远的三人行，她站在我们中间，挎着韶文的胳膊，崇拜的眼光，软软的话语。我看韶文的侧脸，咧着嘴，那是在笑吧？

自己到底是发了火。对于我的吃醋韶文很不理解，说我是她哥呢。我说是亲哥吗，不是吧！韶文便不再理我。我明白他嫌我多事，我明白被人崇拜他很受用。这就是男人吧，贪婪了还不觉醒。

那次吃饭，小小说，姐姐，我是拼命才考上这所高校的，是一个男人给了我这种动力。韶文笑说不会是我吧，不过我可是男生呢。小小斜了我一眼，往韶文碗里放了些肥肉，说韶文哥哥，肥肉一直都是你帮我吃掉的对不对？

面对这样的宣战我有些无从下手。一个看起来不像对手的对手，到现在我才知道她比对手更可怕。

在学校里每次见到小小，她的眼神里都透着一种明显的挑衅。大三快结束的时候，我的生日也到了，韶文为我搞了个生日派对，其实就是一帮要好的同学聚会，但是对于一向喜静不喜闹的韶文来说已经是破天荒。而且他还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了那三个字“我爱你”。在大家善意的哄笑声中，我居然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当场流泪。

怎么会不流泪呢，那是幸福的泪水。我感受到了幸福，小小似乎也感受到了，这一切怎么会逃过她的眼睛？小小的手段简单而直接，她找到我，说姐姐你就别和我明争暗斗了，你那么出色，一定会遇到更好的。但是我从七岁就爱韶文哥哥了。看在这个份上你就成全我吧。再说你和韶文哥哥同岁，而男人都是喜欢小一些的女朋友呀。

我的脸涨得通红，狠狠抓住手边的物什才站稳了。不是因为她的咄咄逼人，不是因为她看似无知的冷嘲热讽。我无奈的是，我无法开口告诉她，我从十四岁就开始等他了。

那件事以后，

我一个星期没和韶文说话。他终于还是感觉到了，那天他把我堵在图书馆门口。我冷冷地说，我要你马上选择，是我还是她？他说好好的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于是我把小小找我的事告诉他，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，我甚至说，我们才是适合的，你们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。

韶文恍然大悟，他答应我会去找小小谈谈，叫她不要再打扰我们。

好像真的去找了，虽然他有备而去，但小小也是有备而战。韶文很轻易地就相信了她，反倒过来说我往后少瞎想。

我的确想过“对策”的，比如让韶文妈妈出面将我们的“关系”定下来，或者当个厉害角色，言语犀利地和小小一决雌雄……但到底实施不了，好像自己被什么定住了，根本翻不了身。忍不住恨韶文，是他不明朗的态度总让我打退堂鼓。

那次约好周末和他去寺庙许愿，半路上他接到小小的电话，说她也来。我转身就下山，韶文拉住我，说不要这么小气好吗？她还是孩子。我用力甩开他，说孩子能爱你吗？她已经十八岁了！你也喜欢她吗，是你还没察觉还是不想承认？我也整天弄个男生夹在我们中间，你什么感觉？我越说越激动，最后眼泪就流下来。

那天韶文关了手机，那是他第一次为我关掉手机。可是我们还是不欢而散。

于是再一次冷战。他终于约我，看到满脸憔悴的他我有些心疼，他说给我点时间处理。

这样的话我听过不止一次了，我不再相信他。也许他的处理就是一段时间内小小会远离我们，但是不久又会卷土重来，带着胜利者的微笑。

我彻底心寒，对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越来越厌倦，对韶文却越发不屑一顾。我不再问他是喜欢小小，我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。

转眼就要毕业了，韶文找工作的时候就顺便帮我找，我说你别操心我了，我终究要回去的。他说不行，我不让你走。我心如止水地看了他一眼，说你最大的特点就是优柔寡断。

3 现实中的爱情

后来当我离开那座城市的时候，我想与其说自己败给了韶文，不如说败给了那个小丫头。在我和韶文的那段往事里，真正的主角不是我们，大概应属小小。是不是有些人天生就是我们命中的克星？

奶奶问我和韶文怎样了，我说还那样。奶奶就问你们啥时候结婚啊？我说快了。

一年后韶文来过一次，我知道他来了，很想见他但是也很怕，接到他的电话，我就说忙。其实我要的是个台阶，但那个台阶他没有给我——当天晚上他告诉我家里有急事他要连夜赶回去。

转眼三年过去，我们没有彼此的一点消息。

那个周末，我坐上了去那里的列车，火车到的是早晨五点多，这是我发誓再也不来的熟悉的城市，但我又来了——因为，突然，我就想他了。其实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个人而怨恨一座城市，我们只会深深地眷恋它，毕竟爱恨情仇不是每一座城市都能给你的。

韶文电话关机！我拨打韶文家里的电话是在中午，电话响了很多声都没有人接听。正当我想放弃的时候，有人接了，是小小的声音，她说韶文哥哥正在做饭，你是谁啊？心就那么一下子顿住了，挂了电话，我仰天长叹，为什么在韶文的生命里会有一个小小？

后来，我辞职开了一家家居店。我在店里养了花、鱼还有两只小乌龟。暖暖的午后，看着两只小乌龟悠闲地晒太阳，我就会发呆，那是没有忘情还是不甘心？

那天韶文是突然出现的，此时我们整整五年没见面了。那个喜欢穿格子衬衫圆领T恤的男生，已经是一个大男人模样了。

他说我打听了好几个人才知道你在这里，所以就来了。他又说我见过奶奶了，她老人家身体还那么硬朗。

他终于看到在暖暖阳光里甜甜午睡的两只小乌龟。他很激动，说我和小小其实早就分手了，你说得对，只有我们才合适。他背过身去，把小乌龟放在手里。我终于知道我是爱你的，只爱你，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？

过了这么多年听到这句话我以为我一定会激动地流泪。可我没有，我只是淡淡地看着他，依然忙着手里的活儿。我没有告诉他我去找过他，更没有问那天他的手机为什么关机。也许，在他的心里也藏着很多想对我说却始终没说出的话吧。

我知道自己终究会答应他，因为我还爱他，虽然我累了，虽然这跟我理想的爱情相差甚远，也许，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爱情。奶奶说，破镜重圆也是有缘分的。

好吧。

破镜重圆也是缘

整理/小篱
口述/洛洛

1 青梅与竹马

算起来我和韶文有点远亲关系。其实如果没有那层关系，大概我们一辈子也不会相识吧。第一次见他我十四岁，他十四岁半。他随母亲来走亲戚，我们一帮小孩玩得热闹，奶奶就说这孩子安稳，不像我那些表哥表弟愣头青一样，整天咋咋呼呼吵得人烦。

韶文倒也会讨奶奶欢心，陪老太太拉家常，一老一小坐在一起讨论如何养小乌龟！除了乌龟他还喜欢养鱼养花种菜，我说你还应该去晒晒太阳。他说为什么，我说那样你才更像个小老头啊。他听了不生气也不反驳，顶多耸耸肩。

奶奶说不能欺负人家。好像从那时起奶奶就有“撮合”我们的意思，在韶文妈妈面前不停地夸我，隐隐地传到我耳朵里。那时他跟表哥表弟他们正围着桌子打扑克，偷眼瞥过去，见他紧锁眉头，一副认真思索的模样。忽然发现原来他穿戴也很讲究，干净整洁，不像表哥他们胡乱穿衣服。

心，莫名就动了一下。

大学时我考到他所在的城市，和他同校。奶奶知道了笑眯眯地看着我说，我就说嘛，你们这俩孩子一定错不了。有了奶奶这句话垫底，在我心里不免多了几分自信和命中注定的踏实感。

此时的韶文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大男孩，习惯方格衬衫里套一件白色的圆领T恤，依然话不多依然安稳甚至还有一丝羞怯。那次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，我伸出手说，我们牵手吧，莫辜负这大好时光。他在身上擦了擦手，这才牵住我的。

韶文第一次带我去他家是大二下学期。韶文妈妈对我热情有加，说早该来的，跟韶文说了好几次让他带你来玩，往后当这里是自己家就是了。我小声对韶文说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韶文笑笑耸耸肩，弄他的小乌龟去了。我自然去厨房帮他妈妈做饭。

再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女孩在跟韶文逗小乌龟玩，看到我端着一盘菜出来就问韶文，韶文哥哥，她是谁？口气里充满警惕。韶文说是我同学。同学？她一边重复着这两个字，一边在我和韶文脸上扫来扫去。

